

我不怕走入这世俗
可我怕我面对的世俗会伤害你

闻人可轻 著



时光 好又暖

若不曾有人宠过你
那以后我便宠你

稚嫩又直接的承诺让他不由得耳根一红

传统静慢京剧名伶遇上活力四射热血美少女
被迫被护被偷吻
终于奉献出人生中第一次恋爱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S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小花阅读【暖暖爱】系列 01

时光 好又暖

闻人可轻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光好又暖 / 闻人可轻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5500-2500-4

I. ①时… II. ①闻…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8937号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w0791@163.com

书 名 时光好又暖

作 者 闻人可轻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王俊琴

特约编辑 欧雅婷

封面设计 刘 艳

内页设计 米 籽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181千字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2500-4

定 价 32.8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7-44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颁奖辞

瑞典文学院院士 葛斯达夫·赫尔斯多莱

威廉·福克纳可以说是一位乡村作家。他总能让瑞典读者将他和拉格洛芙以及伯格曼这两位伟大的瑞典小说家联想在一起。福克纳的故乡是美国密西西比州北部，而他的小说大部分却以杰弗逊这个小镇作为背景。既然能从福克纳联系到前面提到的两位伟大的瑞典小说家，那么肯定他们之间存有联系，我们或许能从更深一层来看他们之间的差异。但是限于今天的时间，我们也不能谈论很多，所以，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福克纳与他们二位之间最大的不同，也就是小说的创作背景。相对于拉格洛芙小说的侠客背景、伯格曼小说的古怪人物的较为阴暗且残暴的活动背景，福克纳的小说是以美国南部为背景的。那个时候，美国南部利用黑人奴隶的劳动果实创造出辉煌的历史；内战的爆发让过去的社会基础土崩瓦解，让人民经受了痛苦的挫折；工业、商业发展所带来的罪恶行为，让南部人民愤慨而震惊。对于现实中的这一切，福克纳也是慢慢才能尝试着

去接受的。

福克纳的小说是对南部苦难历史过程的记录。他十分理解这个过程给人们带来的感受。当时，他的家族被迫接受败北的苦果，体验着一切不幸所带来的贫困、堕落、腐败。有人对他的评论是：他是个反动派。虽然他被戴上这顶帽子也不是空穴来风，但是他大量的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负罪感，已经足够补偿这一切。正义的行为和极端的个人主义都可谓是他人生中独特的一面。对于福克纳内心的矛盾，可以这么描述：他对自己不能够好好施行自己的正义感和好好认识自己的道德而感到失落，所以只能通过写作把这样的情感以夸张的方式表达出来。正是这份失落感，让他内心的这种矛盾淋漓尽致地表现在具有乡村气息的小说中，同时也流露出了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历时四年、让人悲痛欲绝的南北战争，颠覆了整个美国社会的结构。除了俄国人，欧洲人用了半个半世纪的时间才完成这一社会变化。

52岁的时候，福克纳将这次战乱作为自己的写作素材，并妥善地利用这些素材创作出了几部著作。他的曾祖父曾在南北战争中担任过南部高级军官，同样作为南部人的福克纳也如同曾祖父那样争强好胜，从不向败北事件所带来的种种贫困灾难低头。在这样一种贫困与悲惨的背景下，作者日渐长大。20岁那年，福克纳参加了加拿大皇军空军部队，并且发生过两次坠机事件。他退伍回家的时候，内心饱受战火摧残，一点英雄光荣还乡的感觉都没有，反倒觉得自己前途渺茫，于是，便浑浑噩噩地生活了几年。他参加过战争，因而内心就如同被洗礼了一番，正如他以其他形象在某部小说中提及的那样，他认为“没有人应该践踏战争”。他曾经是多么渴望自己能

够在战场上大放光彩，而现在他正在逐步演变成一个严厉抨击暴力的人。他反对暴力的态度愈加激烈，几乎视同于圣经中的第五戒：你不可以随便杀人。从另一方面来讲，面对某些事物，人总会十分气愤。最近在他笔下诞生的一个人物是这么说的：“面对某些事情，你是无法忍受的。比如说不公正、气愤、无尊严、耻辱……无法忍受的事情不一定只和名利有关。”我们难以想象：在国际性的暴乱年代，对以暴制暴与反对暴力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是如何在那样的环境下得以并存的，也不知道福克纳是如何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相互调和的。这可谓是福克纳留给后世的一个未解之谜。

但实际上，作为一个作家的福克纳对这样的难题是没有兴趣的。这就如同他当时对美国南部一些地区面临的经济变化没有做出社会性的评论一样。而对于南部的失败以及由失败引发的诸多后果则成了培育出他这个伟大作家的肥沃土壤。作为南部失败者中的一分子，对于失败的经过他可以表示漠不关心，但是对于失败留给这个共同体中的人的后遗症，他可是极为关心、在乎的，也因此深受影响。福克纳笔下的悲剧人物与希腊悲剧中的人物毫无相同之处。福克纳笔下的悲剧人物几乎都是因为一些突发的事件或者是由于历代遗传下来的传统、环境、欲望才造成了最后的悲剧结局。

福克纳的新作几乎都涉及对人的心灵最深处的探索：人性的伟大，自我牺牲的伟大壮举以及对权力、物质的贪婪，心灵的贫瘠、狭隘，鄙夷恐惧、痛楚、堕落等。福克纳对人心的深入探究在英美文学中的表现可谓无出其右，即使是与他同一时代的其他作家也很难拥有与他同等的想象力以及人物塑造能力。福克纳将那些从自己心灵的最深处想象并创造出的低于常人或者是高于常人的人物淋漓尽致地

展现在他的喜剧或者悲剧中。他所创造出的这些人物穿梭在美国南部的亚热带植物之间，生活在充斥着涂脂抹粉的女人、具有体臭的黑人以及各类牲口的环境里，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生活的地方所散发出来的恶臭味，仿佛就要透过纸张散发到我们这个温暖而舒适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

福克纳也可谓一个风景画创作能手，他对于自己笔下要刻画的地方了如指掌，因而对一个地方的描画或者描写都犹如一个勘测家那样精准。同样，他也犹如一个印象派艺术家，对于大自然的一切都那样敏感。福克纳不仅是一位风景画创作能手，同时还是 20 世纪伟大的小说技巧实验家，他的写作技巧可以与乔伊斯并论，甚至比他还略高一筹。他创作的小说一般不会有类同，他就像想要不断发掘自己的想象力一样，不断地创作，尽可能地超越现实。他这种勇于尝试、不断创新的精神展现出其对各类英语的掌握程度，让其他英美作家难以望其项背。他对英语的掌握程度可以从其对英语的改变来说明，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语言到词汇贫乏却表达能力丰富的美国南部黑人语言，他都能够很好地驾驭。

自麦来狄斯以来，除去乔伊斯这个特例，在英美文学中，几乎找不到另一个像福克纳这样能够将一个句子无限扩写的作家。当然，在和他同一时代的作家中，也难以找出一个像他这样能够用一个简短的句子将一个悠长的故事细腻而准确地概括出来并且直接能够激起读者心中的波澜的人。福克纳丰富的语言表达，经常会将语言与联想结合在一起，用来讲述一段错综复杂的故事，借此来考验读者的耐心。福克纳语言不论怎么丰富，都不会与文学的典雅美扯上关系，而是与作者本身的想象力及现实赋予他的灵感有关。

福克纳经常被认为是一个决定论者，即便他自己从未认定某种人生哲学。如果想要简单点说明，那他的人生观可以这样解释：对他来说，一个整体或许毫无意义。要不然的话，不论组成这个整体的是什么，事情都不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个整体貌似又是有意义的：因为人是必须要不断地挣扎前进，一直如此直到死去的那天。福克纳心中怀揣着这样一个希望：他认为每一个人都会得到他应有的结果，只是时间快慢的问题；他还认为一个人的自我牺牲，不仅会让自己得到解脱，而且会给整个群体带来福利。他心中怀揣的这个希望，不禁让人想起瑞典诗人维克托·雷德贝里^①在1877年被授予学位的仪式上所写的那首清唱曲所表现出来的坚实的信心。

福克纳先生，你出生与成长都在美国南部这个地方，我们瑞典人早就对这片土地有所了解：这得益于你儿时的伙伴，也就是马克·吐温作品中的哈克贝利·费恩和汤姆·索亚，以及作品中所勾勒出的美国密西西比河两岸的美丽画卷。50年之后，你开始创作出一系列小说，这些小说的形式总是那么各不相同。这些小说的深度总是越来越深，展现出你愈加深刻的洞察能力。这些小说中善良或者邪恶的主角被永久地流传，使你的名声在英美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小说中对美国这条密西西比河的描写也使你深深立足于20世纪的世界文学版图之中。

尊敬的福克纳先生，现在，我们有幸有请瑞典国王陛下将瑞典文学院授予你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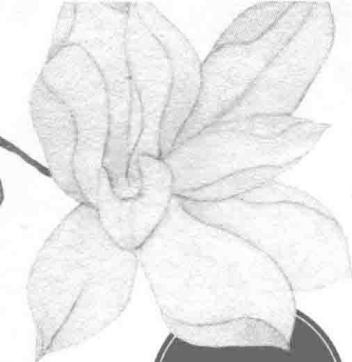
^①维克托·雷德贝里（1828—1895），瑞典著名诗人、作家。曾将歌德的名著《浮士德》翻译成瑞典文。

致答辞

威廉·福克纳

茂盛而绚丽的文明之花，是难以在贫瘠的精神土壤上绽放的。我认为，这个奖项不应该只属于我个人，它也应该属于不为虚名，不为厚利，只为能够借用人类精神原材于创造出新事物，让心灵饱受折磨与劳累的这项工作。因此，目前这个奖先让我来暂时代为保管。如果要想把这个奖项的奖金用在它最初的意图上，我想不是件困难的事情，但是我想综合这个奖项最初的宗旨和本质一起使用。现在，我想借助此次机会，向未来能够像我一样站立在这里的年轻一代男女说几句话。

我认为，今天人类所面对的种种悲剧，是出于大家的欲望与彼此伤害后所遗留下来的恐惧；因为处于这样的恐惧之中太久，因而如今大家都对此习以为常。现在的我们，面对这样残忍的事情，心灵深处都不会受到影响了。在这样的问题面前，我们心中遗留的只有疑惑：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毁于战争。因而，现在的年轻人早已经忘记自己还拥有着一颗在自相矛盾中挣扎的人类的心灵。但



目录

Contents

001 / 楔子

003 / 第一章
君子如兰

035 / 第三章
盖世英雄

065 / 第五章
烟花三月

090 / 第七章
红颜怒放

115 / 第九章
心如飓风

144 / 第十一章
烟花绽放

020 / 第二章
再回莫愁

053 / 第四章
人间烟火

078 / 第六章
明若春风

102 / 第八章
绝世独立

130 / 第十章
赏心乐事

156 / 第十二章
占为己有

169 / 第十三章
相思红豆

195 / 第十五章
心动初吻

221 / 第十七章
瞬间长大

249 / 第十九章
再见西辞

272 / 番外一
你是唯一

182 / 第十四章
初食醋味

209 / 第十六章
无限想念

234 / 第十八章
我喜欢你

260 / 第二十章
时光如初

276 / 番外二
乔见杨落





楔子

X I E Z I

被虫蛀过的褐色雕花木窗子安静沉睡在老街尽头。冬日偏暖的黄昏里，孩童们嬉闹而过，窗上破败残留的贴纸随风四散开去。有些年头的尘粒便从屋里蹿了出来，在空气中突突腾飞。这引起了经过此地的路人的不满，烈焰红唇被纤细的手遮盖着，眉头一皱生怕那年代久远的灰尘会将她面上的妆容毁掉。

借着那残破的木窗，白天里最后的光线才得以照进那间暗淡的房屋。

八仙桌、条板凳，以及屋顶上悬挂着的白色条幅成了这间屋子里曾经辉煌过的最后见证。

香炉早就熄灭，墙上斑驳的痕迹是一个又一个白天黑夜的自然杰作，掉了大半个角的牌匾上的字迹还隐隐可见。

仿佛历史的晨钟暮鼓送走的只是一座城市弦歌相伴的遥远岁月。
而那些忘我的追捧、山呼的喝彩依旧还在这有情与无情的当下上演着。

鲜活得如同还能听到清晨练功的孩子们站在河边气势雄浑地念叨着：

自古人生于世，须有一技之能。

吾辈既务斯业，便当专心用功。

.....

吃过了苦中苦，忍完了痛上痛，终于成名成角。

在那方舞台上成就了一个时代的欢娱，也成就了自身的光荣与梦想。

看客趴在破落的窗子上，挥手作别了过往的繁华，所有的热闹归于沉寂，牌匾背后疯狂沉醉与痴迷的岁月，终究在新的时代里成为一段浮华记忆。



第一章

君子如兰

明也站在门外踟蹰了很久。

他知道顾西辞这会儿正难受着。

也不知道是哪个不长眼的偏偏在今天一大早送来了这鲜艳喜庆的请帖。还好巧不巧地被他撞上，接过了这烫手的山芋，进也不是退也不能。

骑虎难下。

从厨房出来的顾轻和手上端着一碗黑乎乎的中药，明也隔着老远的距离就闻到了甘草的味道。

他不喜欢这味道，本能地捂住鼻子，见轻和走过来，便招呼：“和小子，你这药什么时候才能断了啊？”

轻和浅浅一笑，说：“我倒希望从没端起这药罐子才好。”

明也觉得说错了话，便改口：“这是常年赞助咱们京剧院的黄总派人送来的。”说着将手上的喜帖朝轻和递过去，“黄总女儿下周出嫁，想请咱们顾大爷去捧个场。”

轻和朝后退了一步，没有接，抬眼说：“我小叔现在估计没这个心思。”

明也叹气，连顾轻和都不敢去招惹屋里的那位爷，他又能有什么办法。

不过，事情始末他是知道的，所以也就没法苛责。

顾门七代，从光绪开始便从未断过，是真正意义上的梨园世家。即便在当今京剧盛况已经不复当年的情况下，赋予这个家族的荣耀也不减以往半分。

上一代顾长庚膝下两子，大儿子顾北望从小体弱多病，嗓子先天条件不好，用行业里的老话来说就是祖师爷不赏饭吃。

但是另外一个儿子——顾西辞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他嗓音优越，扮相极好，天赋甚佳，风格独树一帜。除开继承家族的荣誉之外，他本人更是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名伶时代。

承于前人，却优于前人。

顾长庚在顾西辞很小的时候就离世了，离世前特将他托付给自己的师父——当代梨园行里声望最高的老生大家沈常春。

虽然，顾西辞专攻的是旦角并未沿袭老生，但师从沈常春的事实是不能改变的。而对从小便失去父母长兄庇护的顾西辞来说，沈常春

不仅是他进入梨园的领路人，更是如同父亲一样的存在。

可这个重要的存在，在几经命运的波折之后，于今天凌晨辞世了。

明也见顾轻和端着药拐进了前庭坐到柳树下的石凳子上，不愿意接手的意愿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他也就不再坚持了。

顾西辞在房内，雕花木格子和着淡青玻璃的门半掩着，明也朝里面望了两眼，见他端坐在窗前的椅子上，穿着素白的对襟衫子，袖子卷在肘间，胳膊上的青筋清晰可见。

窗台上的两盆君子兰开得正好。

看不见他的眼神，侧脸浸在明朗的晨光中，刚柔并济。

他看得出神，此刻的顾西辞好似一缕青烟，明明就在眼前却让人觉得缥缈得无从寻起。

“你在那里站了老半天，不累吗？”顾西辞扭头朝门口看去。

明也听到他的声音，终于卸下忧虑推门进去，将拿着喜帖的手背到身后，走到他面前问：“是要去沈老那边吗？”

听到“沈老”两个字，顾西辞动了动眼皮，从椅子上站起来，说：“这会儿去不是给沈家后人添乱吗？”

“要说后人，沈老生前在你身上用的心可是最多的，后人的称谓，你若愿意是担得起的。”

“只怕沈家人不这么想。”

“那，还是去京剧院？”

顾西辞将睡觉穿的衫子脱掉，上身紧实有力的线条在明也面前晃

荡，看得明也有些不好意思，连忙帮他放在一旁衣架上的长衫递给他。

顾西辞接了过去，手臂一挥，素色长衫便转到身后，两臂迅速伸进袖子里，挺直了腰腹，将肩下的扣子扣上。整理了一下衣领，露出白色的里衬，喉结随之滚动了两下。

“这几天的演出，我推了。”

“推了？”明也走过去将门打开，“院长知道吗？”

“沈老临走的时候交代过，若他去了，要我为他搭台唱上三天。”

“哦……”明也将手上的喜帖从背后插在裤腰上，“但是沈家不是说明天才开始举办追悼会吗？”

顾西辞跨出房门，见顾轻和坐在前庭的柳树下盯着碗里的中药看，便朝他走过去，听到明也这么说，于是回答：“所以今天我要去准备准备。”

“准备唱什么吗？”

顾轻和见顾西辞走过来，立马端起碗送到嘴边，屏住呼吸将药在顾西辞还没走近的时候喝得一滴不剩。

“我今天会回来得比较晚，晚饭不用做我的。”顾西辞双手垂在衣衫两边，声音柔软，“回莫愁的时间定下来了吗？”

顾轻和站起来，露出一排大白牙笑着回：“就这两天，那边的老师在催了。”

“好。”他将手伸过去搭在顾轻和的肩上，“小叔这几天会比较忙，